陆机诗文系年解读三题

顾 农

《与士龙于承明亭作》

牵世婴时网，驾言远徂征。饮饯岂异族，亲戚弟与兄。
婉娈居人思，纡郁游子情。明发遗安寐，寤言涕交缨。
分涂长林侧，挥袂万始亭。伫盼要遐景，倾耳玩馀声。
南归憩永安，北迈顿承明。永安有昨轨，承明子弃余。
俯仰悲林薄，慷慨含辛楚。怀往欢绝端，悼来忧成绪。
感别惨舒翻，思归乐遵渚。

本篇载《陆士衡文集》卷五；又载《文选》卷二十四，均题《于承明作与士龙》；李善注根据他所看到的陆机集指出原题为《与士龙于承明亭作》，因据改。

此诗姜亮夫先生列入“不能确指为何时，且不能拟在入洛前后者”[①]；郝立权先生亦无系年[②]。今按，当是太康末陆机入洛告别故乡时所作，其时陆云刚从首都洛阳回到故乡不久，而陆机又要赴洛，弟兄二人于承明亭分手，因有此作。其时间当在太康十年（289）。稍后陆机《赴洛道中作二首》其一有云“总辔登长路，呜咽辞密亲。借问子何之，世网婴我身。”“密亲”当然包括或者说首先包括陆云，“世网婴我身”也就是“牵世婴时网”。

《晋书·陆机传》说：“陆机字士衡，吴郡人也。祖逊，吴丞相。父抗，吴大司马……抗卒，领父兵为牙门将。年二十而吴灭，退居旧里，闭门勤学，积有十年……至太康末，与弟云俱入洛。”据此，似乎陆机于太康末入洛时是与陆云同行的，其实不然。陆云入仕于晋甚早，太康中已为太子舍人，而此时已返回故乡，“南归憩永安”的主语应是陆云。陆云南归不久，就为乃兄送行。两位“亡国之馀”[③]为了寻求政治上的出路，奔走辛劳，所以感慨也就很多，但又都不欲明言，

①《陆平原年谱》，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97-98页。

②《陆士衡诗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56-57页。

③“亡国之馀”本是洛阳人骂入洛的吴人蔡洪的话，见于《世说新语·言语》“蔡洪赴洛”条。这也代表了当时中原士人对原吴国士人的共同偏见。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

只道是“怀往欢绝端,悼来忧成绪”,这实在是很可悲的[①]。

《答贾长渊》

本篇载《陆士衡文集》卷五,题作《答贾谧并序》;又载《文选》卷二十四,题作《答贾长渊》;《文馆词林》卷一五六亦曾录入。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系此诗作于元康六年(296)。

按诗序云:“余昔为太子洗马,鲁公贾长渊以散骑常侍侍东宫积年,余出补吴王郎中令,元康六年,入为尚书郎,鲁公赠诗一篇,作此诗答之云尔。”这里在“入为尚书郎”之后大约有脱文,应当还有一句说明自己当了著作郎,这时得到了顶头上司秘书监贾谧的赠诗,于是写此诗作答。贾谧的赠诗和陆机的答诗均应作于元康八年而非元康六年。根据有二,一是陆机诗中有一章明确说起“祗承皇命,出纳无违。往践藩朝,来步紫薇。升降秘阁,我服载晖。孰云匪惧,仰肃明威。”秘阁指秘书省,《晋书·职官志》云:“秘书监……及晋受命,武帝以秘书并中书省,其秘书著作之局不变。惠帝永平中,复置秘书监,其属官有丞,有郎,并统著作省。”又云:“元康二年诏曰:‘著作旧属中书,而秘书既典文籍,今改中书著作为秘书著作。’于是改隶秘书省。后别自置省而犹隶秘书。著作郎一人,谓之大著作郎,专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著作郎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陆机于元康八年改任著作郎,其《吊魏武帝文》的序中有云:“元康八年,机始以台郎出补著作,游乎秘阁,而见魏武帝遗令……”,陆机诗中既自称“升降秘阁”,自然是已为著作郎之后的口吻[②]。另一条根据是贾谧赠诗中有“自我离群,二周于今”之句,乃是指元康六年他本人遭逢外祖母兼继祖母广城君郭槐之丧,服丧未终起为秘书监,其时当在元康八年,赠陆机的诗出现于此时,由潘岳代笔为之。所以赠答二诗的作年应当都是元康八年。

贾谧(长渊)赠陆机的诗由潘岳代作,也曾被选入《文选》(卷二十四)。这首诗乃是我们了解陆机的重要材料,也是了解贾谧和潘岳的重要材料。其全文如下:

肇自初创,二仪氤氲。粤有生民,伏羲始君。
结绳闡化,八象成文。芒芒九有,区域以分。
神农更王,轩辕承纪。画野离疆,爰封众子。
夏殷既袭,宗周继祀。绵绵瓜瓞,六国互峙。
强秦兼并,吞灭四宇。子婴面椁,汉祖膺图。

①参见顾农:《关于陆云入洛》,《书品》2005年第5辑。

②李善为“升降秘阁”作注,说“序云入为尚书郎作此诗,然秘阁即尚书省也。”其实秘阁应指秘书省。按陆机另有《答张士然诗》,亦载于《文选》卷二十四,开头两句说“絜身跻秘阁,秘阁峻且悬”,李善注引陆机《吊魏武帝文》之序,并说“然秘书省亦为秘阁”,他的这两条注释是自相矛盾的。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

灵献微弱，在涅则渝。三雄鼎足，孙启南吴。
南吴伊何，僭号称王。大晋统天，仁风遐扬。
伪孙衔璧，奉土归疆。婉婉长离，凌江而翔。
长离云谁，咨尔陆生。鹤鸣九皋，犹载厥声。
况乃海隅，播名上京。爰应旌召，抚翼宰庭。
储皇之选，实简惟良。英英朱鸾，来自南冈。
曜藻崇正，玄冕丹裳。如彼兰蕙，载采其芳。
藩岳作镇，辅我京室。旋反桑梓，帝弟作弼。
或云国宦，清涂攸失。吾子洗然，恬然自逸。
廊庙惟清，俊乂是延。擢应嘉举，自国而迁。
齐缙群龙，光赞纳言。优游省闼，珥笔华轩。
昔余与子，缱绻东朝。虽礼以宾，情同友僚。
嬉娱丝竹，抚鞞舞韶。修日朗月，携手逍遥。
自我离群，二周于今。虽简其面，分著情深。
子其超矣，实慰我心。发言为诗，俟望好音。
欲崇其高，必重其层。立德之柄，莫匪安恒。
在南称甘，度北则橙。崇子锋颖，不颓不崩。

这首诗从开天辟地写起，一直说到晋灭孙吴，诗中称孙吴是“僭号”的伪政权，又说到孙吴覆灭之后陆机像灵鸟一样“凌江而翔”，老远地飞到中原来谋求发展。在贾谧以及潘岳的眼中，陆机乃是所谓“亡国之馀”，只是个人尚有才华，值得重视。诗中讲到陆机入仕于晋的履历：先当杨骏手下的祭酒（“抚翼宰庭”），后为太子洗马（“曜藻崇正，玄冕丹裳”），然后又出补吴王晏郎中令（“帝弟作弼”），从太子东宫跑到诸侯王那里去乃是往下走，而陆机似乎很高兴去（“吾子洗然，恬然自逸”），看来是那里比较靠近故乡（“旋反桑梓”）——至于陆机更深刻的考虑，则非贾谧以及潘岳所能察知[①]。

诗最后说陆机进入尚书省为郎，现在又来当秘书郎，“优游省闼，珥笔华轩”[②]，与自己再度同事——贾谧先是以散骑常侍侍东宫，所以有同僚之雅；而现在自己已经结束服丧出任秘书监，正在中枢任要职，宾客甚多[③]，于是写这首诗赠给部下这位才子。

---

①参见顾农：《陆机陆云与吴王晏》，《文选论丛》，广陵书社，2007年，第219-223页。

②“珥笔”一词，或称“戴笔”、“簪笔”，把笔夹在耳朵上，以备随时记事，这里用来作为秘书郎的代称。

③《晋书·贾谧传》称，贾谧在担任散骑常侍、后军将军时，就已经“开阁延宾，海内辐凑，贵游豪戚及浮竞之徒，莫不尽礼事之”，形成了“二十四友”集团。贾谧复出以后，逐步达到了权势的顶峰，“二十四友”的活动也达到高潮。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所谓“二十四友”集团这时正处于极盛期。从这首诗看，陆机同贾谧的关系，远不如潘岳那样贴得近，他很注意保持距离。这首答诗措辞很有分寸，针对赠诗中“僭号称王”“伪孙衔璧”等对孙吴极不客气的提法，陆机在诗中写道：

爰兹有魏，即宫天邑。吴实龙飞，刘亦岳立。
干戈载扬，俎豆载戢。民劳师兴，国玩凯入。

将吴与魏、蜀并列，鼎足而三，言外是说吴国本无所谓“伪”。下一章又道：

天厌霸德，黄祚告衅。狱讼违魏，讴歌适晋。
陈留归藩，我皇登禅。庸岷稽颡，三江改献。

充分肯定晋统一中国的历史贡献。这样陆机就将来诗中以胜利者自居的高傲无礼完全顶了回去，不卑不亢，自有尊严。

关于彼此的关系，诗中一则说“孰云匪惧，仰肃明威”，表明自己乃是对方的下级，对于贾谧很有些敬畏。这样说显然是为了保持距离。下文又道：

分索则易，携手实难。念昔良游，兹焉永叹。
公之云感，贻此音翰。蔚彼高藻，如玉之粲。

唯汉有木，曾不逾境。唯南有金，万邦作咏。
民之胥好，狷狂厉圣。仪形在昔，予闻子命。

前一章是一般的人生感慨和应酬之辞，后一章自比南金，表示不会发生多大变化，又说作风近于狂狷（孔子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态度仍然不卑不亢，明显有保持距离之意。有志于进取的陆机本来有机会同炙手可热的贾谧把关系拉得很近，但他没有这样做，他对这位“权过人主”的外戚大约很有些戒备之心，答诗的态度相当微妙。《晋书》本传说，陆机“好游权门，与贾谧亲善，以进取获讥”，陆机固然有进取心过重的毛病，但说他“与贾谧亲善”实乃是皮相之论。在稍后引起很大争议的晋书限断问题上，作为专掌史任的著作郎陆机并没有支持贾谧，更是一个不亲善的表示[①]；后来赵王司马伦发动政变诛灭贾氏集团，陆机参与其事，立了一功，“赐爵关内侯”（《晋书》本传）。这些后事，都可以与《答贾长渊》一诗联系起来加以思考。

《豪士赋并序》

《豪士赋》见《陆士衡文集》卷一，《文选》卷四十六专选赋序，亦曾录入此序，题下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云：“机恶齐王冏矜功自伐，受爵不让，及齐亡，作《豪士赋》”。而《晋书·陆机传》却说：“赵王伦辅政，引为相国参军。豫诛贾谧功，赐爵关中侯。伦将篡位，以为中书郎。伦之诛也，齐王冏以机职在中书，九锡文及禅诏疑机与焉，遂收机等九人付廷尉。赖成都王颖、吴王晏并救理之，得减死徙边，遇赦而止。”又说“冏既矜功自伐，受爵不让，机恶之，作《豪士

①顾农：《陆机生平著作考辨三题》，《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4期。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

赋》以刺焉。冏不之悟,而竟以败。”

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定此文作于永宁元年(301),到底写于什么时间呢?

《晋书·齐王冏传》云:“……冏屯军阳翟,(赵王司马)伦遣其将闾和、张泓、孙辅出堮坂,与冏交战。冏军失利,坚垒自守。会成都军破伦众于黄桥,冏乃出军攻和等,大破之。及王舆废伦,惠帝反正,冏诛讨贼党既毕,率众入洛,顿军通章署,甲士数十万,旌旗器械之盛,震于京都。天子就拜大司马,加九锡之命,备物典册,如宣、景、文武辅魏故事”,而司马冏奢侈无道,选举不均,“朝廷侧目,海内失望”,很快被长沙王乂、成都王颖、河间王颙、新野王歆、范阳王虓等消灭。

按齐王冏进入洛阳在永宁元年六月[①],彻底失败则在太安元年(302)十二月,前后掌权也就一年多。当齐王冏进入洛阳不久,就查出赵王司马伦所任用的中书郎陆机有草拟捧司马伦上台之九锡文、禅让诏书的嫌疑,“遂收机等九人付廷尉”,“赖成都王颖、吴王晏并救理之,得减死徙边,遇赦而止”(《晋书·陆机传》)。按陆机得到赦免在当年八月[②],在此期间此时陆机为自己辩护之不暇,而且有性命之忧,恐怕没有心绪来撰写《豪士赋》;而等到齐王冏完全失败之后,陆机完全可以直言其事,痛斥其人,用不着转弯抹角地作赋谴责这位前“豪士”了。所以此赋及其序当作于他已经得到赦免而齐王冏尚未彻底失败之时,亦即太安元年(302)之秋冬。

作者工作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

①详见《通鉴·晋纪六》永宁元年。

②《晋书·惠帝纪》载:永宁元年八月“原徙边者”。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